

# 富豪圈里的深圳诈骗案(1)

◆ 傅晓英 阿润

## 意外被捕

对郑利和罗伯特 (Robert) 来说, 深圳市公安局的那场抓捕来得十分突然。2011 年 5 月 20 日凌晨, 林毅和陈伟峰在“莉莉玛莲”酒吧喝酒, 偶然发现了同在酒吧的罗伯特, 这对于找了他两三年的林毅来说, 称得上意外之喜。林毅马上打电话报警, 还叫来几个朋友把罗伯特扭送到了派出所, 而郑利此时还在上海出差, 3 天后, 她也被抓获。

两人的被捕可以追溯到 3 年前生意场上的恩怨。2006 至 2008 年期间, 郑利与罗伯特做钻石珠宝贸易, 林毅和陈伟峰是他们的生意伙伴, 林毅的公司做钻石批发销售, 陈伟峰的公司做珠宝首饰加工。2007 年 5 月份左右, 郑利和罗伯特向林毅的老板购房作为办公室, 在此过程中与林毅认识并且有了交往。因为林毅的公司就在他们要买的房子楼下, 郑利和罗伯特就跟林毅提出合作, 由林毅公司提供钻石, 他们负责加工和境外销售。

林毅告诉警方, 当时郑利向他介绍说, 罗伯特是德国珠宝零售业的大家族成员, 家族有很多珠宝销售连锁店, 贸易额很大, 罗伯特还在香港开办了一家珠宝公司, 目前在深圳开设的公司就是香港公司的内地办事处; 而自己原来是交通银行外派到香港的职员, 辞职后到公司从事金融和资本运作, 因为老板在资本操作上出事, 受到牵连, 所以老板把她送到德国, 并且介绍她认识了罗伯特家族, 她就担任了罗伯特的助手和翻译。

林毅相信了他们的身份, 双方从 2007 年 7 月份开始合作, 合作

并没有书面的合作协议, 一切都是口头约定。郑利和罗伯特开始不定期向林毅采购钻石, 货款支付期限最初定为 30 天, 两人基本上按时付款, 到 9 月份左右, 他们向林毅提出支付期限延长到 60 天, 为了做生意, 林毅答应了。可是支付过部分货款之后, 郑利又提出 90 天一付。从 12 月份开始, 林毅不断催要到期货款, 而郑利则以各种理由拖延, 直到 2008 年 3 月份, 才付给林毅 4 张罗伯特签名的香港汇丰银行现金支票, 合计港币 150 万元, 4 月份兑付。可是支票到期后, 银行却告知林毅支票账户没有钱, 郑利的解释是因为急事资金被挪用, 稍晚还款。到 5 月份, 林毅多次催要欠款, 郑利才告诉他, 有一部分钻石被典当套现了, 想要回钻石得自己出钱赎当。为了减少损失, 林毅付了 100 多万元赎回部分钻石, 但一个月左右后, 林毅彻底找不到郑利和罗伯特, 还有五六百万元的货款未能收回。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陈伟峰身上, 与林毅合作后不久, 郑利和罗伯特就通过他认识了陈伟峰, 并且开始委托他为其进行珠宝加工。陈伟峰告诉警方, 郑利每次发过来的订单数量都很大, 这让陈伟峰感觉罗伯特的贸易额很大, 但是实际上需要他公司完成的数量很少。“大部分单做好样款就没有下文了, 有些单也只是挑选一小部分款式让我们做几十或几百件成品就没有了下文。为他们完成的样款和成品基本上用的是碎钻, 价值不高, 一共也就 70 万元左右。”对此, 郑利给出的解释是, 陈伟峰的公司规模太小, 达不到客户的质量要

求, 大订单交给了其他公司做。而给陈伟峰的加工费用刚开始也是如约支付, 但 2008 年春节后就一直拖欠, 到五六月份就已经欠下 30 多万元加工费。

那时候, 林毅和陈伟峰沟通后认为罗伯特和郑利在诈骗, 已经决定去公安局报案, 但当时公安局经侦支队给出的回复是罗伯特还没有离境潜逃, 不符合立案条件。之后, 郑利和罗伯特在林毅和陈伟峰的世界里彻底消失, 直到 3 年后的酒吧偶遇, 这桩旧事才重新浮出水面。而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珠宝案仅仅是开了个头, 随着公安机关对郑利和罗伯特调查深入, 两人牵涉出的问题越来越多。

早在 3 年前, 郑利和罗伯特就已经停掉了“珠宝生意”。罗伯特对警方供述说, 自己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关掉了珠宝公司, 开始关注互联网、汽车、酒类、奢侈品等其他“传统与新颖的生意”, 并且依然请郑利帮他打理中国市场的生意。他们只是都换了手机号, 并没有真的销声匿迹, 相反还很高调地参加很多高端活动, 甚至在富豪圈子里都成了耀眼的人物。

从公安机关的调查材料看, 他们频频现身于各种高端活动现场和聚会, 如高级时装发布会、法拉利车友会等, 主动交往的不仅是深圳本地富豪, 还有不少港台富商。赢取富豪信任后, 郑利就会宣称有高收益的投资项目, 可以代客理财、换汇, 共同投资, 以种种方式吸引富豪出资, 而罗伯特则在多个场合用手机或电脑向富豪展示自己的股票基金账户。此时, 郑利关于两人身份的说法也发生了变化, 他介绍罗伯特是

德国一个有名的金融大家族的后代, 家族资金规模上百亿, 罗伯特是亚洲区老板, 在深圳开办了公司; 而自己则为罗伯特工作, 负责翻译和投资事务的执行。他们在深圳的公司大约在 2009 年 6 月左右注册, 叫德富择投资公司, 后来还注册成立了另一家公司德富瑞, 虽然挂两个牌子, 但只有一套人马。

## 富豪圈子

案发后, 受害者张勇乾告诉警方, 2009 年他与妻子在深圳参加阿玛尼服装发布会, 选衣服的时候, 郑利试图与其妻搭讪, 他们并未理会。而 10 月份, 张勇乾和朋友汪丹辉在珠海参加法拉利公司组织的赛车活动, 再次碰到郑利与罗伯特, 并在活动过程中逐步认识。跟张勇乾和汪丹辉熟悉后, 郑利经常会给他们发信息, 内容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笑话, 但却有了进一步接触。他们的公司离郑利的公司非常近, 汪丹辉还专门去郑利公司参观过, 回来跟张勇乾感叹说: “公司确实有实力, 深圳市证监局以前的领导还在她公司当顾问。”

熟悉郑利的知情者周磊(化名)说: “2009 年, 罗伯特就有一辆诺维特改装的 747 马力的法拉利, 这车在中国只有一辆, 非常显眼。他们投资了深圳诺维特汽车公司, 做法拉利改装业务, 还把法拉利深圳的老总高薪挖过去做总经理, 目的其实是老总手上的客户资源。当然, 车只是表面的一个部分, 大家也不可能只因为车去相信他, 当时他们公司的法人代表叫证监局的领导出来喝茶就是随便打个电话的事情。郑利身边的朋友也都非常有实力, 证券公

司高管、富商很多。她跟生意伙伴随便吃顿饭几万块钱, 手上的戒指 5 克拉, 一个镯子 30 多万元, 一块表一两百万元, 背爱马仕的包, 一身行头大约四五百万元, 住在价值几千万元的豪宅里, 就算租住, 一个月也要七八万元。郑利还经常看似不经意地提到自己和谁谁谁的合作, 她说的那些人都是业界最有实力的人, 随随便便几千万元的金额, 她去一些省市, 很多时候都是市里的领导接待她。”周磊说, 刚结识郑利的时候, 他就搜索过有关信息, “她没有任何负面新闻, 混入了金字塔的顶端, 她太有钱了, 甚至让人觉得她不会出任何问题”。

在郑利多次提出有项目可以合作后, 2009 年底, 张勇乾和汪丹辉与她开始第一次合作, 由郑利低价帮他们购入股票, 这次的交易成功了, 他们接下来还做了几单生意, 基本上都没有书面合同协议, 张勇乾向警方供述称, 他们和郑利先后合作了 5 次, 之前的几笔交易成功后, 到 2010 年 3 月份左右, 郑利提出帮忙以低价购买某公司法人股, 他们同意后付给郑利 3000 多万元, 让郑利以他们的名义持有股票, 郑利起先同意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把资金退回来, 理由是公司不同意他们持股, 只能由德富择公司代持, 让他们把资金重新汇入指定账户, 且还签订了代持股协议。但是后来, 汪丹辉调查后发现他们购入的法人股公司并未与郑利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汪丹辉很生气, 我们就去找她谈判, 解除协议, 她也同意退还本金并支付一定利息, 但是后来我们一直没有收到钱。”张勇乾对警方说。

# 母亲邵华

毛新宇

## 15. 孩子们也参与了这场特殊的战斗

和八户梁一样, 这里牢房南墙上的小窗户也被敌人用木板钉住了, 阳光无法照进来, 屋子又黑又暗, 这对孩子们的健康非常不利。外婆就和狱友刘勉找到监狱长李宝贵, 要求把那块木板取下来, 却遭到了李宝贵的拒绝。没办法, 回来后, 外婆就和刘勉自己动手。谁知, 她们刚将木板撬了一半, 李宝贵就进来了, 他厉声质问外婆: “真是反了, 是谁让你们撬的?”

外婆不搭理他, 继续撬着。李宝贵气急败坏地说: “你, 你……不许撬, 你这是违犯牢规! 我, 我, 我……”外婆驳斥他: “我撬是违犯牢规, 那么你来撬——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连阳光也要给我们挡住? 你怎么不把你家的窗户用木板堵住?”外婆这一连声的质问把李宝贵问得张口结舌, 虽说他心里不乐意, 但又感到理屈词穷, 只得气呼呼地离开了。

又一个春天悄然地到来了。春天, 万物复苏, 百花绽放。然而, 对于关押在监狱里的孩子们来说, 春天却是可怕的, 因为在这个春天里, 一种死亡的气息像阴霾一样将监狱的每一个角落都笼罩住了。

制造这种死亡气息的, 是监狱里那种糟糕到极致的饭菜。因为, 大家每天吃的就是掺了沙子且已经发霉的黑馍馍。而所谓的菜呢, 也就是一个胡萝卜, 或者一根大葱, 如果再有一盆热汤, 那就是一种莫大的奢侈了。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呀, 成天吃这个哪受得了呢?

望着三个面黄肌瘦的孩子, 外婆真是心如刀绞呀。那时候, 我母亲正生病, 一副皮包骨头的样子。而少林姨妈呢, 才几个月, 正是需要外婆用乳汁来哺育的时候。糟糕的是, 因为外婆长期营养不良, 根本没有奶水让她吃。因为饥饿, 少林姨妈时常啼哭, 瘦得也不像样子了。为了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 外婆只好把发霉霉的馍馍掰碎, 再用开水泡开, 然后再搅拌, 让里面的沙子沉淀, 再把浮在上面的面糊糊一点一点地舀出来, 喂到少林姨妈的嘴里。

然而, 病魔的黑手还是无情地伸向了这些严重营养不良的孩子们。第一个得病的是小狱玉。因她在监狱里出生, 因而就起名狱玉。她是在一个晚上被瘟疫夺走生命的。她走得静悄悄的, 一点儿声息也没有。直到第二天早上, 大人们才得知她已经离开人世了。紧接着, 又有几个小孩子离开了人世。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囡子, 是让麻疹夺去了生命。因为害怕传染, 狱医拒绝给她诊治。紧接着, 新军的妹妹新玉染上了肺炎, 整天高烧不止, 生命垂危。人们一下子恐慌起来了。大家仿佛看到死神正张着血盆大口朝着他们狞笑, 随时就要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掠去。

我母亲那颗幼小的心也被这恐惧的阴影笼罩着, 一天, 她突然问外婆: “妈妈, 我也会死吗?”望着女儿那双天真的眼睛, 外婆抚摸着女儿的小脸蛋, 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安慰道: “不会的, 我的安安不会的——”然而, 接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那可怕的“瘟疫”还在蔓延, 小新玉的肺炎也愈加的严重, 眼看着一个个小生命就要夭折了, 大家决定采用“绝食”的方式来和敌人进行斗争。

在我母亲的带领下, 孩子们也参与了这场特殊的战斗。第二天, 当看守抬来发霉的黑馍馍, 吆喝着开饭时, 大孩子一齐喊: “我们不吃黑馍馍!”看守们赶忙去向李宝贵报告。不大会儿, 李宝贵跑过来察看情况。这时, 朱旦华(烈士毛泽民的妻子)把一张事先经狱中党的秘密支部讨论好的绝食斗争书递给了李宝贵, 并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 不准给我们吃霉烂食物, 每天要给我们足够的馒头; 第二, 让我们派人参加狱中伙食管理, 给我们单独搭一炉灶, 供小孩、老人和病人做饭用; 第三, 允许孩子们学习文化。

这三个条件李宝贵自然不会答应, 于是, 绝食开始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到吃午饭的时候, 母亲的肚子咕咕地叫起来。她咬咬牙, 又咽一口吐沫, 坚持着。到了晚上, 她肚里空落落的, 十分难受, 而且还头昏眼花; 再后来, 胃里就一阵一阵地反酸, 全身瘫软无力。这时, 少林姨妈也饿得啼哭起来。我母亲可怜她的小妹妹, 抱起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孩子的哭声像刀子一般割着外婆的心。她只好端起一小碗凉水, 一口一口地送到女儿那肿胀着的小嘴巴里。

## 4. 众人一片叫好

石山弄地方偏僻, 草莽棘深, 但这里却是一个贩卖私盐的据点, 所以盐铺竟派来五个伙计, 个个不是善辈。刚才他们已经得着乡民在城里出个坏的消息, 现在看见俞能贵捎了竹杠焉头焉脑走过来, 便作势大声吆喝起来: “买盐买盐喽——买官盐呀, 太平无事呀! 买私盐嘛, 头敲开来勿及呀!”

俞能贵遽然面皮绷紧, 竖眉立目, 咬牙切齿道: “贼娘的! 你们就是把天喊塌下来, 石山弄也没有人买你们的砒霜官盐!”

几个伙计本来腰硬口气粗, 一个家伙一步跨前, 劈手指着俞能贵的鼻梁: “俞能贵, 就是你硬出头! 等我明日去告了官来, 让你罚铜坐坐班房!”火在胸中起, 恶向胆边生, 俞能贵跃前一步, “叫你贼娘的去告官!”出手一拳砸去, 那个伙计猝不及防, 着了一拳, 仰面跌倒。几个家伙嗷叫一声, 撸袖捏拳向俞能贵抡过来! 俞能贵横过竹杠, 甩脱挂着的麻绳, 抢将过去! 几个家伙连忙跳起后退, 连叫带骂, 扑回铺子里抄家伙。

后面乡亲们紧跟过来了, 一看这场景, 立即撩起扁担竹杠围将过来。几个伙计见势不好, 撒腿就跑。俞能贵越发激愤, 冲进盐铺, “叭”一竹杠打在柜台上, 竹杠竟应声破裂! 俞能贵又跃起一脚, 那柜台就已歪了。众多亲随之喊叫着冲过去。俞能贵又返身出来, 恶狠狠盯着那门楣上的“汪记”匾牌, 抓来一根竹杠一把顶上去, 那匾牌哗啦跌落, 砸出一片尘土, 众人一片叫好。俞能贵趁着性起, 将匾牌搁在铺子门槛上, 一脚踏断!

这边长庚、九分刚刚将三阿公扶进家门, 听到外面喧哗起来。等到长庚奔到村口, 盐铺已是一片狼藉, 柜台倒了, 盐瓮砸了……开初看着白花花盐, 众人还一时愣怔犹豫, 结果到底人多胆大, 一个人动手, 大家一拥而上, 集体放抢。长庚见此情形, 心神一跳, 也不怠慢, 冲进盐铺, 撸撸刮刮, 情急中脱了衣服, 包了三四斤的盐, 连走带跑地回了家。

立春这日周祥干坐船往城里去。宁波城三江口北岸处状元楼这日的席面, 早早地被一帮监生秀才定了去。相传当年, 两位举子赴京赶

考, 来此酒楼小酌, 席间一盘“冰糖甲鱼”, 跑堂助兴, 谓之“独占鳌头”, 不期然席间一位举人日后果然金榜题名, 中了状元, 衣锦还乡时又来到此, 挥笔写了“状元楼”三字, 就此改了酒家的招牌。

周祥干刚刚坐定, 罗秀才就已进门, 因身矮体胖, 绰号茶箩, 雅号茶博士。两人正行礼, 尹秀才又到, 因家中经售鄞县名产草席, 便绰号白麻经, 雅称白兄。最后进来的李芝英, 奉化人氏, 才是个真才子。见人到齐, 小二上茶, 被关照菜肴上灶, 周祥干却说: “今日这里闹哄哄的, 我等不如换个地方。”他指指窗下江边的游船: “寻条‘江山船’, 倒是雅兴。”这江山船便是江中的烟花船了, 这时候炭炉铜镬、卧榻烟枪, 倒也一应俱全。白兄: “冷兮兮的, 有什么好?”周祥干悄声说道: “刚才到我的早, 便去探了一探, 有条船上的两位‘同年嫂’, 都只十七八岁样子, 面容娇好得很呢。”罗、白二人登时眼睛发直, 嬉笑着来了劲。李芝英看着周祥干, 摇头哂笑: “家中有妻有妾, 竟还是这般地如饥似渴。”周祥干打趣道: “李生, 我说这状元楼, 你也免了吧。”李芝英道: “……你是说我注定不中, 来也是白白的么?”

周祥干道: “唉, 你平日判事倒还准, 今日却是说歪。我说你秋试定会高中, 只是不要到了时候, 都说是状元楼甲鱼头吃出来的, 不是真本事。”当下众人唤来店家, 嘱将菜肴酒水一并用竹篾装了, 送去船中, 店家正是巴不得, 又送上那小寒至正月, 最是肥美的春蚶一份。

下得酒楼往江边走去, 周祥干说起过几天就是正月十五上元节, 大家租条船去杭州看灯会的事。李芝英低声说道, 今年省城的元宵灯会怕会是难兴。长毛太平军在广西造反, 两边战况胶着, 皇上心焦如焚, 下边各省还不为圣上分忧, 岂敢载歌载舞? 周祥干不免觉得扫兴: “哪个皇帝不是一样, 造个什么反呢?”李芝英不以为然, 低声说: “以文字论罪, 非刷即族, 这却不同吧。”

说着话, 就到了江边, 上得船去。刚在舱中软榻上相拥坐定, 状元楼的小二担着竹篾已到, 随即张罗着将那半熟的大汤黄鱼、锅烧鸡、特别是号称“斤鸡”的马蹄鳖, 用炭炉煨煮上。

鄞变一八五二

徐姓民

